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八

元 虞集 撰

記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歴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甯麟陳才曾淵

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内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為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賢于別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闕　年縣陞為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甃廟前池架梁以達于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庳陋

湫隘嘆曰吾州亦子男之邦也歲時有事于夫子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于户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朓諸學廩歲為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為矣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宫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墄唐甓廉績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

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政雍公嘗分教于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用至于卿大夫者代有人焉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于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

義之士其自此興乎某乃為之言曰古之學者于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于學宫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于民事者必先用力于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于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于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于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焉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

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為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反求為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先儒之憂為憂而為之制曰詢孝弟于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考學問于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于適用之文察舉措于論事之要求之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于有司或褎然充耳而

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葢于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以自致于道質夫之所望于其鄉人士者葢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以一言概之也趙侯字仲義亳社人起身江西幕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熒訓導劉天桂直學張志道胡譓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共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于民事者或寡矣而舜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于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于民則已為難矣豈復有為治之具而況于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于此矣或者于道實未有聞于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莅事不闒茸鹵莽以取謬悠之譏則反雎

盱恣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佚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為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于時稍遷鹽筴筦庫乃能從容為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為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于當世法令之所得為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為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

則循循與之言于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偽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争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為之諷詠解説使日誦于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争田為深耻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修之曰善為之吾不以宅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

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為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倣于縣學則又為義倉以附其旁寬為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没于人侯日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荆棘

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閒少與學者誦說之于是昔之願修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于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為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湢以次庀工經始于天歷二年二月八月日成理侵没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為養率其僚吏諸生舍釆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趙之閫帥

上其事請列為學官至順三年傒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廼為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于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于鄒魯子從傒得先生所為朱子年譜序知其于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為縣學記惓惓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

流浪之志以從事于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修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于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于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于千百而不可得吾況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為之喜乎斯邑也由況侯而知先王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況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

聞況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剡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逵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為某官其為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為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治不出于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于周

邵氏雖若别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于天下有知其説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説益以用事有待于匡鬬而争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説相傳衆人固怵于利害棄絶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閭喜諸生獨能學

邵氏于其子學程氏于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于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貧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于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貧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于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盖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貧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烏乎

公為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為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于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縣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為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為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于是有

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為學舍以處之得地于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為宫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湢有所前為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隣縣陞為州直隷行省劃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

隷弋陽張君始為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為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為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没純仁深惟大

父之為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于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為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賢之學載在六經明于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讖緯為與或以老莊為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于天地之間千

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于修己之學而不墮于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于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為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于為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為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

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首有書院脫餘生于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㦂哉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為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日以澌盡愚者無所啟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

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于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勗其不及又求正于有道使不至陷于差繆必至于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以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為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

廟也後世始為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
禮制寖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為重
焉是以有司修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師非其人則
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
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
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
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巖幽谷往往有
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

俗為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庳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逮錫里布哈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已俸以天歷己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為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朞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傅熙宋文富莅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錫里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于簿書期會有不暇

于為治而况教乎錫里君之為邑知重學校于為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于強名者人之為道豈有出于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斁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概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于啟廸矯揉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于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

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于私意之所為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于教者為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為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烏乎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户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與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

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覲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錫里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錫里君得隙地于清心池亭之上盖伯時與蘇子瞻黄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廼闢地為屋以復書院之舊以

廣為學之處錫里君之于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餼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閒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歳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餼之充歉則系于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

之力不力系于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為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為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于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為也明年諶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為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卜薩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為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于

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帟之飾堊茨丹雘之工聖賢肖象有衣裳之制廟貌有墻守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豪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貽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為州也以學校為先務教養為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于强家者始復歸于學而嚚訟者構言于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

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貽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斁又來求文刻石以為記烏乎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令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耻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土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

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于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歷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文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己俸以率州士得錢五

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于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説于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于學官置山長以為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于滕之舊治其宫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嘗岱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户絶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于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為深督

其教養修完其宫墻屋室治其器用之未備究子息之
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
其舊有凡為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岱爾山
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
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考謹代石載始末請一言
而表之予迺為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
致意於性善之説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
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

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葢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修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以為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為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為國今為州令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説布在方冊傳

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為政於斯也孰肯為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户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為四員吏六人分督省

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閱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撿校官之署闕焉徒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撿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温以舊署隘且弊為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為堂三楹以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廄外為門以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

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卅有餘年矣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為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歷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為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為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膂之密而望高職清又

有若賔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徬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共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

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禄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當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葢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系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壎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扎薩克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

德其言曰扎薩克公之為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皁隷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垻而入倉也關防有役夫無所容其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為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葢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皁隷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

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絶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扎薩克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其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

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皂隷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為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薩克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闕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别列於碑陰云

漳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仕故宋為秦州防禦使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雋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為大淵所害事聞憲宗悼焉名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世祖皇帝命為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兹土也因家焉而

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為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受詔修皇朝經世大典輯錄祖宗功德而憲宗下蜀之事

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録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起為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為可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

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草創總兵權者何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今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為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卅有餘秋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

身者而王氏一畝之宫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修行以久之可不尚乎是為記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茍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為廣一鄉為狹尚古為遠於今為近也槩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以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

以命松為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為志乎昔在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賔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拜御史出為部使者名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

獨立不為勢利之所移頌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
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
其松矣予不敏公以其嘗再為僚也命為之記然則余
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
之妙其廣大光明葢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
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

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胷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於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歛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遊崑崙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黄河之流而尋瑶池之津其游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為樂而無閫域藩籬之間也而來為其里人龍壁求可庭之説焉其言曰壁之大父無心翁好奇

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謖謖然游其都會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内其父之北游也益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興王之勝地以交于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璧也退焉里閭之近擇髙山流水之美卜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婣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户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予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為道斂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

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為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

為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宫我室廬使適寛閑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心之中扃虚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内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為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為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卧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將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

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揮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説與彥達爲亭記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以爲急厲緩靡之節極其

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益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益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恒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為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𨚗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蹶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

可依稀於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强弱之不侔何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伎藝畢給而行陣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尚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為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為與能軍者葢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

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澹乎沖和而不至於寂寞鬱乎憂思而不墮乎凄斷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余是以善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思蘭亭記

建安陳君若虛為余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庶幾山陰之幽情焉又嘗從故承旨吳興趙公子昂游廿年間

兩得其所書晉人禊序者規為亭以貯之公感其意題之曰思蘭而亭實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久矣俛仰陳迹誠有足悲者乃置序與題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即吾亭而望焉考亭雲谷吾朱子之几舄猶儼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有西山爐峰之屬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蘭者有不徒在於觴詠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晳之侍夫子也舍瑟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葢直言其志云耳

豈必身在乎沂水之濵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海廣矣大矣頌其詩讀其書想像其德容之盛如將見之以致其企及而從之者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勝也有若陳氏之亭可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之崇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見其往禪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於觀感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為詩者常托物以起興而後得以推致其性情而極夫

詠歌舞蹈之盛若思蘭之亭者其諸異乎修短之感玩物之為乎凡槩啟于余衷者如此并以為識陳君將典教閩郡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園學古録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金維熙

道園學古録卷九

元　虞集　撰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峯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

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為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于官欲築宫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

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宫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於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菜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宫既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説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怪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閟其神氣於千古以啟聖人之宫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

所發明聖人之藴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户之端深固以盡聞而邪説之多岐則亦掊擊排抉而無餘矣況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宫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説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章其反求切已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葢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為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

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禄不入于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禀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為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為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為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之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益如此安可不為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宫學宫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闕𧀰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闕學正楊闕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

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以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跡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耻巽懦者苟且無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葢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葢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

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于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獘于文法頹壞淪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

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為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逹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内外皆鑿溝澮納太湖之水以容行舟逥絶為梁經緯聯屬其高甲修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閶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為咽喉要處水至橋下滙為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甃焉歲入腐撓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即日召吳縣長吏計會脩治吏曰役大懼不即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

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闕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兾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產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爲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八

月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
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券擇匠必精既稱必足
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勿病絶水下石欵
窔鍵固纍起拱合理緻無間圜空漏水象月引重過之
堅蹐實地益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岸容挽遡者
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是
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者
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

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
茲橋以民家親為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
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
一日而决詎能成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汎賦吏並緣
奸利能無侵牟推剥乎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是
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以一民掠有司之
美可也噫文貴益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謀遄
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律之以

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葢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為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予昔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徙於鄧者甚衆其輕財尚義肯恤鄉里救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為備載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列諸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為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貨財之為皆生生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為內戕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兕兵凶之遇不與焉若是者逐逐乎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虛能以醫藥診夫

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其呻吟呼號愁嘆之聲以為忻愉舞蹈順適之意日有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强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為患莊周以生為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吾聞善養生者咀嚥太和不在乎穀肉菜

果也品配陰陽托象乎夫婦男女也鄞鄂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緼襲之厚又皆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恩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歷卜祝神仙浮屠之説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

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一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于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為我記之明年予免

喪省墓吳中將溯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為説予曰原甫高邁絶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援説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葢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勿學

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於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勿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遠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為

之說者反欲絶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絶學自勝果為善思者乎噫學固原如斯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汨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葢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

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為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婦登仕郎諱翁㬅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于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氷霜躬自織絍以具衣

食又撙節盈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强近之親可依托屛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為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内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勿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為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司以其事聞於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益享備養者又五

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必祝出入必祝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乃來告其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為姻好者二百年著齋忠襄公與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昆友也從祖參政恥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

未有所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湮没而吾子有位于朝覇以文學為職事則吾名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勿敢辭惟先夫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為人婦為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為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

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益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未有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盖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

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歴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游之舊躊躇咏嘆依依

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歴三年自叅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賔客之所在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系吾志也廼為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瀩然雲興沛

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為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矣仁甫氏以學問為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為感矣感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為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

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源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介前進士昭武黄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録判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為文字之歡顧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丈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㞢

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甲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為高而顯為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賔祭之禮幼者修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為之說矣葢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

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為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況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睢盱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已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子兄弟之間所以相激勵儆誡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

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濵豈無遯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慨者乎清原茍知其人尚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為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緜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於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

本盛遇積雨益横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壊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守文虚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雷壊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顔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壊官家葺焉又十有二年爲至治元年又壊郡吏

考諸故府取舊比以請連卒為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
民力如章歲終會馬連卒屬其副孫侯諧大同路屬其
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
不可以屬費民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所以
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
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
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為柱二十四自上下
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甃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

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為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萃總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於上而後行為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廢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噫善為政者當為其所不可不為而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與輕為其所不必為則民力其庶幾矣且革既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以速成為能而以他日為慮蓋仁智之事

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斁焉可也

說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雖有善器彊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況乎

弛焉以嬉娛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絶之不與為偶以其無志也善為學者茍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汪洋無所底止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

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為喪患難
憂戚志不為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
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
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此之謂
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為學之大
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
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為至要
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黄君之善教子也

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于予濟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為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暫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尚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

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二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為之辭今天子追賜謚我先公實有忠與敏二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令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為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為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況漫以不

謹臨之豈復有為人之道哉学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為文象手足也為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斂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為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剞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末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

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勿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為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意非獨為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予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畯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為其子若侄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申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畯公子也後九年乃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次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為人子者有若克畯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力致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為克畯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葢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

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
聞之俊畯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葢同為高大之義故
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為輕俊捷疾之名則失之
矣夫所謂俊彥俊乂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
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
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易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
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予為高大
之俊而不欲予為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至於成性存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為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為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為也愚既論高大之為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惧以過高為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

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予心也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册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蘊奥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已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以得獸矣茫茫原野不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已疾矣方餌湔前不命醫則謬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為教所以

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自顔氏率是以為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為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汎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為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啟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斷乎其不肯為此猶食在其前唯舉而嚥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

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語始入益退而檃括其所為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楷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覼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廵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暮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為君子反乎此則為小人為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為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為心也言道傳而不本

諸經可予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為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即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録卷九